

凯文·E·弗雷德里克博士，瓦尔多派，第 8 讲， 加入改革运动，

持续的见证© 2024 凯文·弗雷德里克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讲课。这是第 8 节，加入改革运动，持续的见证。

我们今天的讲道题为“持续的见证”，它探讨了瓦尔多派与瑞士日内瓦改革传统融合的主题。

但作为这项研究的基础，让我们首先转向福音书或圣经，特别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书信，以及第二封书信，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保罗、西拉和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弟兄们，我们必须常常为你们感谢神，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的信心不断增长，你们每个人对彼此的爱心也不断增加。

所以我们在神的众教会中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存忍耐和信心，这是神公义审判的明证，叫你们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的。因为神要以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使那受患难的和我们同得平安，这是公义的。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他们要受永远沉沦的刑罚，离开主的面，离开他权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荣耀里得荣耀的时候。叫那日子，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希奇。因为我们向你们所作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作的工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这是主的道。

感谢上帝。威廉·福克纳是 20 世纪一位完美的南方作家。在他的故事中，他深刻地关注了南北战争前南方的悲情及其对南方身份的影响，并探索了多代白人、黑人和美洲原住民。

小说《修女安魂曲》中准确而雄辩地写道，过去从未消亡；它甚至还没有过去。这些话在今天和 65 年前福克纳写下它们时一样真实，尤其是在我们庆祝宗教改革日的今天。在写给塞萨洛尼基基督教社区的信中，使徒保罗将他们描述为一个忠诚而坚守的社区，即使他们在面临重大迫害威胁时仍坚持不懈。

保罗写信给他们，是为了帮助他们理解作为信徒该如何解释自己的苦难。但保罗也试图展示一个更大的图景，即上帝不仅会在他们受苦时为他们提供安慰，保罗告诉他们，上帝还会对那些让信仰团体遭受苦难的人进行报复。迫害也是瓦尔多派 850 年历史中的一个突出主题。

通过从我们作为瓦尔多派长老会的过去中学习，我们形成了现在的身份，并理解了我们作为我们这个时代仆人领袖的使命。在这个宗教改革主日，我们作为瓦尔多派和长老会应该探索一些重要的历史和神学相似之处，因为我们在基督教和这个教会的改革传统中结合在一起。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都对瓦尔多派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他们是 Ewan Cameron 和 Gabriel Odisio。

他们认为，16 世纪宗教改革的开始和瓦尔多派牧师（他们称之为 Barbas 或叔叔）于 1532 年决定加入宗教改革，标志着瓦尔多派运动的结束。他们的推理基于瓦尔多派在 1532 年的宗教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即放弃宗教团体的许多做法和组织，以加入改革运动。他们当时抛弃的古代特征包括：

他们的巡回传教活动由巴尔巴人完成，他们成对旅行，用当地语言翻译、解释和传播福音。巴尔巴人发誓贫穷和独身。他们坚持对经文进行字面解释。

他们在成员家中秘密聚会。他们在各种问题上的神学立场，例如宣誓、死刑，以及他们对罗马天主教七项圣礼的信仰。他们的做法是，每个瓦尔多派信徒每年向巴巴斯而不是天主教神父忏悔自己的罪孽。

这些宗教改革前的特征将瓦勒度派定义为一个基督徒团体，他们更注重传道实践，而不是坚持完善的信仰教义体系。但在 16 世纪与瑞士归正教会结盟时，1532 年在Chanforan的瓦勒度派巴巴斯大多数人放弃了除一个之外的所有定义特征，取而代之的是坚持系统形式的改革教义以及改革后的教会组织结构。加入宗教改革后，延续下来的一个特征是用人民的语言翻译、解释和宣扬福音。

相比之下，新改革派瓦尔多派教会则建立在以下理念之上：敬拜团体聚集在固定的教堂建筑中；为特定社区指派当地牧师，而不是巡回牧师团。

从每个教会中选出执事长老，对当地教会及其事工做出决定。放弃对圣经字面解释的单一关注，采用通过耶稣基督的上帝见证的视角以及在宗教改革期间开始发展的其他更复杂的文学和历史批评形式来解释旧约和新约经文的方法。虽然大多数瓦尔多派巴巴斯在 1532 年投票赞成加入宗教改革，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派，主要是年长的巴巴斯，反对投票加入瑞士改革派。

钱弗兰之后的几年里，当巴巴开始与追随者分享他们的决定时，他们遭到了社区内对这些激进变革的顽固反对。瓦尔多派的身份被他们的独身领袖 350 年来巡回领导深深地定义，他们不接受巴巴所采取的激进变革。瓦尔多派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让大多数成员接受了改革神学和教会学。

直到 1555 年，第一座瓦尔多派教堂才在Pralegigu村建成，直到 1560 年代，改革派的教义研究才被引入，用于教育教会成员。显然，实践和信仰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瓦尔多派从罗马天主教会独特替代品永远变成了反映改革派教义和实践的教派。从神学和教会的角度来看，瓦尔多派在宗教改革之前如此独特的品质不复存在。

在这方面，我同意卡梅伦和阿尔迪西奥的观点，即改革前的瓦尔多派对基督教的独特贡献已经结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瓦尔多派的独特见证在 1532 年就结束了。我相信他们所面临的迫害继续以不同于其他改革派教会的方式定义瓦尔多派。

认为瓦尔多派见证在他们加入宗教改革后就不复存在的观点没有考虑到罗马天主教会在反宗教改革期间对瓦尔多派的持续迫害所起的作用，反宗教改革早在 1540 年代就始于法国马伦达尔，并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初在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在整个欧洲，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影响往往集中在瓦尔多派社区，而不是任何其他新教团体。在整个反宗教改革期间，位于科蒂安阿尔卑斯山的瓦尔多派在面对一波又一波的迫害时仍然是最有组织、最顽强的瓦尔多派见证。

作为力量和毅力的源泉，他们会回顾并呼唤很久以前祖先的忠实见证，相信他们作为上帝在邪恶面前的忠实残余的召唤是正义和忠诚的。尽管罗马教会在 17 世纪与法国和萨伏依军队合作，多次组织严密的袭击，试图在山区家园摧毁他们，但他们从未被彻底消灭。有几个因素导致他们幸存下来，包括瓦尔登斯家园的偏远，加上他们在阿尔卑斯山较高海拔的地理防御优势，他们本土的游击战术，以及他们对上帝与他们同在并引导他们走向未来的信仰。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即使是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也无法彻底消灭他们。反复颁布法令限制他们的行动，使他们几百年来一直与世隔绝，除了少数瓦尔多派教徒外，其他人都无法接受高等教育。这被称为瓦尔多派的隔离，直到 19 世纪中叶才真正有所改变。

几个世纪以来的迫害和孤立迫使他们秘密地表达自己的信仰，迫使他们躲藏起来，秘密地进行礼拜，以免被发现和遭受折磨。这种持续不断的威胁使他们对外人非常怀疑，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变得越来越内向。但从积极的角度看，这种孤立造就了一个非常紧密、统一、自给自足的信徒群体，他们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习俗。

没有明显证据表明巴巴兄弟在 1532 年加入改革运动后成为牧师，继续从事他们的事工。没有发现任何文件来确定巴巴兄弟是否被重新分配到地理上划定的教会服务。更明显的是，1540 年代瑞士改革教会大力重塑瓦尔多派的影响，他们开始派遣大量在日内瓦神学院接受培训的非瓦尔多派牧师来领导瓦尔多派人民。

早期改革者认为瓦尔多派是真正的教会，在改革运动的根源中保持了其使徒的纯洁性。根据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的说法，在 30 年的时间里，日内瓦的改革教会向科蒂安阿尔卑斯山相对较少的瓦尔多派教会派遣了 60 名牧师，同时在同一时期，向整个法国国家的新教教会派遣了总共 80 名牧师。这种努力的集中表明了瓦尔多派在改革运动领导人眼中的重要性。

在随后的几代人中，越来越多的瓦尔多派男子前往日内瓦接受培训，在自己的教堂里服务，但尽管领导层发生了这些变化，但有一件事始终不变。强大的牧师领导层抵御了瓦尔多派信仰社区一波又一波的迫害，这是保持该运动连贯性和持久性的主要力量。这种连续性的源泉可以追溯到改革前的瓦尔多派，并一直延续到现代。

最突出的例子是瓦尔多派牧师亨利·阿尔诺。在 17 世纪末最黑暗的日子里，阿尔诺在瓦尔多派男子流亡到日内瓦期间组织了他们，成为一支规模虽小但战斗力极强的部队。1689 年，阿尔诺率领 900 名流亡男子组成的小军队从瑞士日内瓦出发，收复他们的家园，这场战争后来被称为光荣回归，瓦尔多派最终战胜了来自法国和萨伏依的 20,000 人联军。

尽管他们取得了成功，但 10 年后，法国国王强迫 3,000 名来自Chisone Valley 的瓦尔多派教徒流亡到新教德国。阿尔诺再次带领这些流亡者，并帮助他们中的许多人定居在德国达姆施塔特-黑森地区的 10 个邻近社区。阿尔诺的领导对于这次迁移的成功和瓦尔多派信仰的延续至关重要。

像阿尔诺这样的牧师往往是瓦勒度派信徒在面临巨大迫害时团结在一起的粘合剂。瓦勒度派组织结构的连续性对于确保其身份和生存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每年的瓦勒度派宗教会议是帮助他们保持身份和与改革前祖先的联系的重要因素，在会上，每个瓦勒度派信仰社区的牧师都会聚集在一起讨论教会事务。

瓦尔多派教会的结构性领导早在 13 世纪就已存在，始于 1218 年的贝加莫会议，并在每年的宗教会议上得到加强。瓦尔多派的组织是延续性的强大源泉，将改革后的瓦尔多派见证与其改革前的根源联系起来。正是在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的反宗教改革期间，他们的领导人开始通过定期引用圣经中的相似之处来寻求安慰，这些相似之处与旧约中希伯来人的苦难和流放以及新约中自称阿尔卑斯山以色列的早期教会有关。

通过宣称与古代受迫害的信仰团体有密切关系，瓦勒度派获得了精神力量，这让 17 世纪受迫害的瓦勒度派获得了一种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不仅与古代以色列和早期教会相一致，而且与上帝相一致，上帝曾仁慈地拯救受迫害的人民，引导他们前进了数千年。瓦勒度派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和道德力量，他们确信，作为上帝的盟约子民，他们将战胜对他们的不公正对待，并以无法预料的方式履行他们忠实的见证。作为上帝忠实子民这一身份认同背后的核心信仰，从 13 世纪下半叶迫害的兴起到宗教改革，再到现代时代的到来，代代相传。

瓦尔多派信徒作为信仰者的身份并没有随着他们加入改革运动而消失，而是不断发展和适应，以应对他们从古至今所面临的迫害和挑战。过去从未消亡。它甚至还没有过去。

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耶稣基督的坚定信仰已经传承给了今天上午在座的瓦尔多派教徒。瓦尔多派教徒的决心、毅力、忍耐力和对社区的坚定承诺的力量，是 1893 年 5 月 29 日，第一批十个瓦尔多派教徒家庭踏上阿尔迪北卡罗来纳州的列车，带着 10,000 英亩的土地契约和巨额债务要偿还，这些力量一直陪伴和引导着他们。正是这些力量，引导这些早期定居者在 40 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一个工业繁荣的小镇，并在大萧条期间为成千上万的当地居民提供了经济稳定的来源。

这些优点在今天的教会中可见一斑，这个教会致力于服务基督和基督的子民，不仅在教会内部，而且在教会之外，为远近的上帝子民服务。我们如何才能保持信仰传统的完整性？这正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我们不太可能因信仰而受到迫害，但当我们勇敢地作为基督的忠实见证人服务时，我们需要以我们的优良传统为指导，我们对过去的不断呼唤永远不会消失。

这甚至还没有过去。以圣父和圣子的名义。阿门。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教学。这是第八节课，加入改革运动，一个持续的见证。